

寫在實習之前

曉哥

內容貧乏幼稚，甚至連中國醫藥學院的師資都不如，我們除了詫異之餘，只有點諷刺的自負。

所幸，我們這班是一個比較認命的班級，除了少數較敏感的同學為此憂心忡忡之外，多數以上的同學仍是一副「帶力於我何有哉」的悠哉，或「老夫一切靠自己」的自負。

這樣教出來的學生，這樣高貴的學費，如此的待遇，我委實不知班上的同學對這幫學校還殘留多少感情。我開始了解何來這幫學校收錢時，會被某些校友冷語譏刺出來的原因。

醫學新知

在「昏迷」這一齣一度是最暢銷小說所改編的賣座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幕：「植入了人工心臟的移植病人，那是一個：他們先設法讓病人進入意識昏迷狀態，然後宣佈病人的腦部已受到無法治療的損傷：如果最近有英國廣播公司的一項電視節目屬實的話，那麼「昏迷」一劇中演出令人不寒而慄的鏡頭就與事實相差不遠了。

被移植的器官

他們的捐獻者真的已經「死」了嗎？

醫五 音嘉祥

「全盤探討」節目是在它檢閱過一切生用以決定「腦死」的方法後，提出這一個結論的。一般醫生的觀念是：在病人腦部功能永久停止之後，他便被認為「死亡」，雖然他的心臟和肺臟仍可靠機器繼續的運轉。

至於在美國的捐獻者，沒有一條英國所採用的標準或美國所採用的標準可以用來宣佈他們已經「死亡」的。美國醫生們必須排除其他一些可能造成腦部「死亡」的狀況，比如說是服藥過量，而在這種情形下可能極像已經死亡。

婦產科見習中，首次目睹一個媽媽如何咬緊牙關，奮力要將胎兒生出來。一波又一波的陣痛，白了她的額，然後在產科醫師的拉拔擠擠之下，血絲的胎頭，掙扎而出……

肝炎一直是我國重要疾病之一，又有引發肝硬化 (Cirrhosis) 或原發性肝癌 (Hepato Cellular Carcinoma) 以下簡稱肝癌) 的危險性，最後可能導致死亡。近年來，對於肝癌醫學知識雖已有顯著的發展，但我們仍一直缺乏有效的防治對策。

B型肝炎疫苗

從此肝炎絕跡了嗎？

唐修治

十歲以後感染自然會產生抗體，但在十歲以下，往往在當時不會發作，只是濾過性病毒潛伏在體內，而能產生一個帶菌者，將來或成爲急性肝炎或慢性肝炎，更不幸的是會將病毒四處散佈，直接危害大眾。

旅遊康樂活動，如溪阿縱走、花中行、西南攬勝、苗圃大露營，以迄最近隆重而圓滿結束的畢業踏行之旅，都留給同學許多多甘甜的回忆。

腦波檢查圖的是否使用，就像「全盤探討」中所強調的，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莫衷一是的話題。醫生們注意到一個活生生的人，他的腦波可能顯示出平止水的線條，好似已無腦的活動一般。

倫敦的一位攝影家沙利，在「全盤探討」中，給大家一般的反應：「我立刻把我的『器官捐獻卡』給撕得粉碎。」就在電視轉播後的四個禮拜內，捐出腎臟做爲移植的數目一下子少到原來的四分之一。

我們是彌足驕傲的。大班的特色是團結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們的大班，大夥的腸子愈曲轉，除了一行研究功課、追考古、或網球球友外，其他同學要作進一步的意見溝通，小集團本無可厚非，因爲醫院見習本就分組。



窄路

給子再的信

君蔚

子再老弟：
聽說你最近認真考慮，轉讀藝術學院放棄醫學院的醫學課程，巧的是，這個問題也困擾了我六年，如今我仍在自問，我是否走對了路。於是就不妨藉此抒抒心

近來，我常陷入回憶。還記得高中時代，我立下決心成爲一個醫生，這個決定是家中期望加上對國父的崇拜以及太多讀者文摘的啓發。而對醫生這行業，也僅僅是傳播工具所顯示的白袍著仁心。似乎醫生該是，電視上的醫門清泰，杏林春暖的描述。少年人又怎能想得許多。考場失足，再經重考的周折，使我獲得錄取名額時是萬分喜悅的。然而，先是對北醫的失望，繼而是對周遭的冷漠深感心寒。於是那服務人羣，救濟世人的影子也就不自覺的淡了。相反的，從對鮮血觸目心驚，也練就得不爲所動，這種鋼鐵是在千般打擊中建立的，沒有生命的歡愉，更缺乏情感的激盪。但，有幸運的，我們仍保持着對藝術的興趣，並且堅持著大學生活應是廣泛吸收各種知識的既定觀念。時間也到了像你現在的日子，面臨解剖學、組織學的開始。我無法適應同學們凝重的神情，甚至對此種莊嚴心情報以不屑。因此三年級的第一天上課，我便遲到，坐在最後一排。我無法聽進老師的話語，因爲錄音機太差，而我無法清晨三點起身，翻騰佔位子。而繁重冷酷的功課壓力，終於使我屈服，我停掉了多年的醫學課程，終止了醫學課程，以及許多許多幻想、清談、野遊、狂笑的興趣，靜坐在桌前燈下，看著顯微鏡裏的小世界小細胞。當同學們驚訝而讚美我的奧秘，我只能疑惑的再找尋，那細胞，那組織。又是兩年，時間被連續的考試串起，日月對我已無所用，陽光活成了我最好的狗，歡笑也會引我發怒，生活得不如狗，狗有曬太陽的自由，我却没有歇息的勇氣。期待臨床課程，應是每個醫學生共同的心態，我也多次暗許心願，基礎功課不如別人，臨床一定要努力。然而，生性疏懶，又憎惡醫學的瑣碎，到了如今，不得不把最心愛的書法也停擺了。六年了，終止了各種喜好與興趣，所換得的是一張不甚好看成績單，它代表了你的

來，我常陷入回憶。還記得高中時代，我立下決心成爲一個醫生，這個決定是家中期望加上對國父的崇拜以及太多讀者文摘的啓發。而對醫生這行業，也僅僅是傳播工具所顯示的白袍著仁心。似乎醫生該是，電視上的醫門清泰，杏林春暖的描述。少年人又怎能想得許多。考場失足，再經重考的周折，使我獲得錄取名額時是萬分喜悅的。然而，先是對北醫的失望，繼而是對周遭的冷漠深感心寒。於是那服務人羣，救濟世人的影子也就不自覺的淡了。相反的，從對鮮血觸目心驚，也練就得不爲所動，這種鋼鐵是在千般打擊中建立的，沒有生命的歡愉，更缺乏情感的激盪。但，有幸運的，我們仍保持着對藝術的興趣，並且堅持著大學生活應是廣泛吸收各種知識的既定觀念。時間也到了像你現在的日子，面臨解剖學、組織學的開始。我無法適應同學們凝重的神情，甚至對此種莊嚴心情報以不屑。因此三年級的第一天上課，我便遲到，坐在最後一排。我無法聽進老師的話語，因爲錄音機太差，而我無法清晨三點起身，翻騰佔位子。而繁重冷酷的功課壓力，終於使我屈服，我停掉了多年的醫學課程，終止了醫學課程，以及許多許多幻想、清談、野遊、狂笑的興趣，靜坐在桌前燈下，看著顯微鏡裏的小世界小細胞。當同學們驚訝而讚美我的奧秘，我只能疑惑的再找尋，那細胞，那組織。又是兩年，時間被連續的考試串起，日月對我已無所用，陽光活成了我最好的狗，歡笑也會引我發怒，生活得不如狗，狗有曬太陽的自由，我却没有歇息的勇氣。期待臨床課程，應是每個醫學生共同的心態，我也多次暗許心願，基礎功課不如別人，臨床一定要努力。然而，生性疏懶，又憎惡醫學的瑣碎，到了如今，不得不把最心愛的書法也停擺了。六年了，終止了各種喜好與興趣，所換得的是一張不甚好看成績單，它代表了你的

在漫長的生命歷程中，常有許多偶然的感懷，涓涓滴地匯入你的心田，譜成一首優美而永恒的生命之歌。別總是抱怨，天天所見的是一成不變的事物——事實上，宇宙間偉大、盎然的生機，無時不在你的周圍展現，只要你有心去攝取。

晚上，系裏有個舞會，和曉雲約好六點鐘在水源路口的站牌相候。沒想到，捱到六點半才到，氣呼呼地下了車，卻一直找不到她的蹤跡；我又不想進舞會的地點，只得悻悻地搭車回家。在車上，心裏愈想愈氣，擠了一個多小時的車，沒想到卻落到這種地步。忽然，聽得背後一聲：「蓮！」回頭一望，竟是個別了好些時候的老朋友。異鄉相逢，倍感溫馨，心中的喜悅真是莫可名狀。

深夜，獨坐於孤燈前，心中突然湧起萬般感觸：我和曉雲相約而未能見面，和惠在極偶然的情況下，居然相遇了。若就佛學而言，這即是一個「緣」字吧！許多事，我們及汲相求却無法得到；許多事，我們苦苦思念却未能謀面。然，就在這同時；又有許多已淡忘的，沉澱於記憶裏的人和事不經意地輕與過你的窗前，你的心扉，帶給你一絲意外的驚喜呢！對於得不到的，我們又何需耿耿於懷，憂心忡忡，儘享受生命裏，那其他點點滴滴的喜悅吧！

今天早晨，又見到巷子裏的那位送報生，矮小的身軀，配着一雙陳舊的大皮鞋，顯得極不調和。只見他從身後的大袋中抽出一份報紙，捲成圓筒狀，毫不思索地隨手往上一擲，「收！」的一聲，報紙應聲落在旁邊公房四樓的陽臺上。旁邊幾個小學生，看得目不轉睛，以一種近乎崇拜的熱情望着他，把他當成「天才」了。只有我知道，他是苦練了好些時候的。然而，人們往往只見到他的成功，而忽略了他在流下的汗珠。記得，兩年

努力，你將是最後的成功者。

寒假期將近尾聲，對於未來的一學期，不知如何舉步；回潮過去的半年，猶如「南柯一夢」，毫無所獲，心中竟是一團霧。在同學會上，見到高中的好友，洋洋灑灑地談論着，她也已取得了無盡的喜悅；一個多月的山地服務，也使她瞭解了「給予」的真諦。她說：「事實上，這不獨是我們單方面的付出。相對的，他們也在無形中幫助我認識一個單方面的世界。從前我一直嚮往着尖端基礎醫學研究，你知道這途艱辛，極難有所成就。如今我覺得生命彷彿又開了一扇窗，使我的

人生旅途有了更多的取向……多與學長、同學作精神上的交流，他們「胸懷萬里」的氣息往往也促使你進入新的歷程，要學習對新的自我負責……現代的青年應是意氣風發、嶄新的！

在北醫，環視周圍，太多剛擠入大學窄門，不知何去何從的學子；邁入新的一學期，我們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沉思，由活動的參與中，重新肯定生命的意義，肯定自我的價值！或許你偶而會遭遇挫折，甚至跌得鼻青臉腫，但是，無論如何，你已從摸索中獲得了真正的成長，確立了自我的方向！北醫人！你以爲然否？

病房壓得低，一走進來就有種壓迫感。方格抽孔的雪白天花板，並不能裝出多少空間來。雪白，總令人聯想到寧靜、純潔、安詳，如果不是病房，再加上一點月光就足夠讓詩人舞文弄墨了！

5D八張病床稀稀散散着三個病人，好似怕被傳染似的，相互之間總離着那麼一張空床（病人少也是有好處的）。老頭由鼻孔「吐」出一根細細長的管子，嘴吧一閉一合，似乎想嗚呼幾聲久臥病床的苦悶；右手臂上也橫插着一條白色小管，一滴一滴慢慢地吞進那高掛在鐵架上的黃色液體。老頭眼神轉動了一下，好似偷偷地檢查那瓶中逐漸減少之生命之源，又好似審查着我們這羣團團圍住的陌客。

剛生起一陣恐懼與不安，就被主治醫師幾句例行詢問硬生生地壓了回去！白衣服代表權威，代表生、老、病、死的主宰，老頭不敢抗議這種不需介紹的見面方式，也沒法取消這種被「參觀」的屈辱；枯槁黑黃的臉頰上，還來老伴那隻不知所措的溫柔，他們相互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神。

一定是鄉下人，我想！

我們這羣「老」正以充滿學術味道的眼神注視着這一個個典型的「老」，四十幾隻「慧眼」，二十幾件白衣服，把老伴給擠開了二旁，站到了隔床的那邊。老伴雙手緊握，無力地垂了下來，老頭的眼神跟了過去，好似在汪洋大海之中努力地去找一點點附，而老伴已是拋不出繩索了！

「好點了沒？」主治醫師冒出了一句。

老頭受了驚，把頭轉了過來，反射性的點了一下。也許他不懂怎樣是好點了，不過，他可能知道，趕快點頭可以省下許多檢查費用。

「這個病人是典型的C病，頸部淋巴結已經有腫大的現象，身體逐漸消瘦，X光片上肺部出現陰影……」

主治醫師開始進行教學，把他多年來的「臨床」經驗，傳給我們這羣也將主宰生命的使者。一邊說着，醫師一邊示範幾種物理檢查的方法，有幾隻手也邊了空檔在頸部一起一落地摸摸了起來！有人表示滿意，淋巴結的確腫起來；有人則一臉困惑，似乎還沒摸到摸到了些什麼？

「醫生，檢查了這麼多，要醫多久才會好呢？」老伴在那頭性生地插了一句。

「檢查的時候，要在S肩內側，P骨上面以指頭用力觸摸，不要遺漏……」醫師仍然長篇大論，侃侃而談，一隻一隻的手指也不時交換着去壓壓摸摸，對老伴的焦急，似乎已經有了職業性的漠視。

老頭的腿困難地移動了一下，努力調整那不太舒服的臥姿，頭卻直直地不敢動動一點，也許他是希望我們這一大羣穿白衣服的人能夠多少解除一點他的病痛吧！他真的不知道我們其實也是無能爲力的，醫師們而提出的

幾個問題，都可以使我們臉紅好一陣子呢！他只相信白衣服，他不懂我們。

老伴也許是聽了太多聽不懂的專有名詞，也許是被這許多人不斷在那老頭頸上摸來摸去的動作搞迷糊了，老伴又輕輕問了一次：

「醫生，還要醫多久？」

「這種病，平常我們只能用藥物來加以控制，目前爲止，五年的存活率仍然低於……」醫師不斷地用一些專有名詞跟我們做註解，深恐我們記不牢這些好的「病例」。老伴似乎急了！

「醫生，會好嗎？」

「醫生！已經好多了！」

「這種病，我們還要做了檢驗，B穿刺，還有……」

對床那位老先生以呆滯的眼光瞧了一下這頭，下一個可能就是他被敲打了。陽光有點刺眼，老先生的床位一邊亮一邊暗，從這邊看去顯得有些古怪。

窗外那羣年青人正瘋狂地追逐腳下的皮球，不時傳來幾聲隱隱約約的吶喊！

「醫生，他會痛！」老伴還是不死心。

「如果在K情況下，我們應該考慮開刀……」

「醫生，這些管子什麼時候可以拔掉？」

「快了！」目前，在藥理治療方面還是以M藥爲佳，有人主張用N藥來加強它的效果……」

「醫生……」

友的讚嘆聲中，三更燈火之苦也有些回報，等到實習的時刻，解不出小便的病人，痛苦的求助於你，你的管子一插，管到尿管，那病人眼中的感激，也是我們快樂的根源，那些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樂趣。但那犧牲睡眠，不知歲月，及當於成績分數，去消耗耗的興趣，減低對人之關切，減少與社會的往來，那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小洞天更迭，你成了非凡的克制力。於是歲月更迭，你成了非凡的克制力。無處不是病的醫生，和一個毫無朝氣的治疗機器。這些是否平衡，是否值得，牽涉到個人價值觀的問題。但對你，一個具有實質藝術天份及氣息的你，實當做最慎密的考慮。

時間的磨練，以及跳躍的創作活力。而更重要的是爲藝術奉獻的熱情，這便是藝術家與一般參與者，玩票者的不同所在。你個人思想活潑生動，筆下常帶感情，對於藝術創作的觀點批評，則可謂頭腦是，而就職業觀點，則還未成熟。若以之爲興趣，則可謂之雅者，若爲工作則其苦，這就是以釣魚爲樂者，皆立志習畫，自幼不凡，獲獲省市大獎，後入藝專及大學美術系，專習書畫。以同輩來說，皆成一時俊彥，然而，他們終日摩挲古人遺跡，欲求其精神而不得，日夜苦練，爲求突破自我而不能。有的因而投筆經商，不問書事，有的自苦難拔，終至頹廢，更有

衣食不飽，無奈屈居小學校教職。每當其豪興大發，多至聲淚俱下而收場，其慘劇非我輩之人能深切體認。而觀其作品却已臻上乘。說到藝術創作之苦，也隨個人性格而迥異，吾兄，或可忍就。然，門戶之風，因以藝術一科爲然，總脫不了門戶之風，呼嘯爲黨，其藝術良心，藝術道德，能值幾何。而年輕者，爲求出頭，不得已步上此途，染之日久，亦令人扼腕嘆息。當此工商社會，競爭日烈；歸隱終南，浮雲沈泊之日，早已不可得，似吾弟此等心懷又安能適應此之紛爭，吾弟慎思之。大千居士百年一人，朱、蔡、蘇、黃，百代其一，若是畢卡索、梵谷、高更，也是千古絕唱，藝術之不可爲，不能爲，不當爲，即在於此，然，此即是令人着迷，目眩神搖之處，可愛復可恨矣！

努力，你將是最後的成功者。

藝術是創造生命，發揚生命的，醫學則多半爲延續生命，結束生命的，這似乎有些相抵觸。然而許多醫家也一再強調，醫學是科學也是藝術。事實上，萬事做到上乘，無不可不爲藝術。如庖丁解牛，遊刃有餘之際即是藝術；而藝術一詞，也當包含一切事物，而非書畫、雕刻等傳統而已。吾弟，天生即具藝術家之洞察力、感受力，若能再具有醫者必備的理智性、條理性及記憶力，則此二業，已在吾弟掌中，若能彼此融合，則中國人多給些好圖譜，當可爲萬世之師。然

而，人生終歸是自己走的路，唯有自己最能瞭解自己的潛能，愚兄，走筆至此，便無以告知了。

唉！人生的路，似乎愈走愈窄，愚兄又當如何自處呢？不知矣！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蓮心」



插小情

髮型設計師

馬主任側記

「燙髮的的目有」
「燙髮是便髮燙的的目有沒」

載揚

一個校及的身份，談談我們「北國髮型設計學院」的馬主任。馬主任在髮型設計界，他早年原是賣甘蔗的，後來才進入了髮型設計界。他學了以前職業所學的技術，而且能推陳出新，畢業後還留學巴黎。他獨創了許多新式髮型，譬如：「蝴蝶上樹」、「雞兔同籠」、「這些他都在申請專利。如果你們在街上看到有人頭頂著一雙樹枝狀的龍角，再配上鱗片般捲起的長髮，那一定是出自馬主任的手筆。如果你們有人披頭散髮，覆面蓋面，那也是馬主任的作品。一忘了我是誰？」

馬主任幾乎是應到一首歌，或是看到一道菜，就能創作出新的髮型。隨着歌曲的流行，他獨創的髮型也逐漸在街上風行起來。「手術日程表」幾乎就是一歌曲排行榜。阿旺拿起身旁最近一期的「髮型與人體藝術雜誌」，翻出馬主任最近發表的一篇學術報告：「畢卡索藝術在髮型設計上的運用」。內容不外是：如何把髮當陶器，狀上各種陶器般的塊狀色彩，洛倫畢卡索非光頭，阿旺邊翻邊說：「將來我也要走學術研究的道路，不做LMD (Local Massages Dresser)。你不知道，自從有的冒牌LMD兼管馬殺雞，被

阿旺從手術房出來已經很久了，仍然對馬主任親手操刀的「髮型移植」讚不絕口。像什麼妙手回春，恩同再造，華佗再世都用上了。看看錶，已經快兩點了。今天一大早就進手術房，到現在連午餐還沒吃。昨天到學校上課，髮型設計學生會的會長一再提醒我和阿旺，今天到「頭顱外科」來實習的時候，一定要抽時間訪問我們的傑出校友：馬快刀主任。阿旺把事先列好的訪問重點，拿出來再唸了一遍：

「未來髮型設計的發展……一個髮型設計師應有的修養……並以師應有的修養……」

經過一個寒假的冬眠後，本大記者蚊子，要在今天重回工作崗位啦！順便趁機看看，燒杯邊聊天，難得打好的補它一補，這幾天來，貧血加上頭上受這實驗室毒氣的薰陶，身子真虛得很。今天這是這學期的第一次實驗課（其實，開學都已經三個禮拜了）。昨天下午，兩個助教就忙進忙出地準備試劑、藥水，這大概是關於有機物分析的實驗，看她們又是哥氣，又是酒精，又是酒精的。公升裝玻璃瓶，搬得好不容易，本記者存憐香惜玉，所以沒有一痛下殺口。今天，我的一百多痛學生，我可以喝個痛快。早上九點多，學生們陸續地進入「我的地盤」，先衝進來的地盤，圍圍圍住，東東就送到一些藥品和儀器都還沒買來，這些是以前的剩餘物資，請大家節約使用。分攤完畢，哥

「三個星期，我是寒暑假實驗室清點儀器，在開始做實驗了，我也吃得差不多了，為了避免在這一被毒氣熏死在此，我還是到外面溜溜，順便去查查那採購單究竟到哪儿去了？」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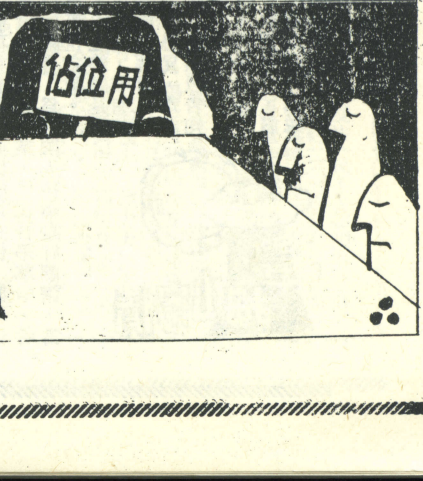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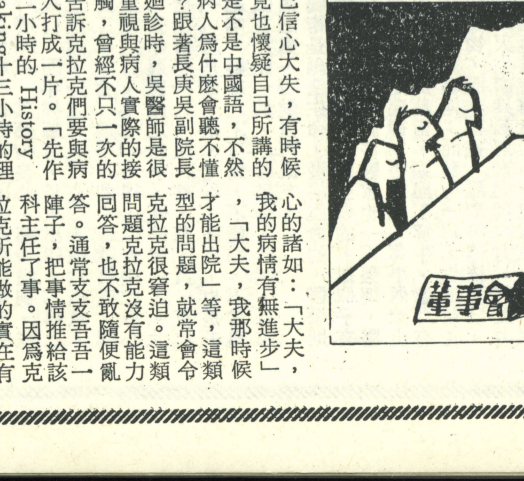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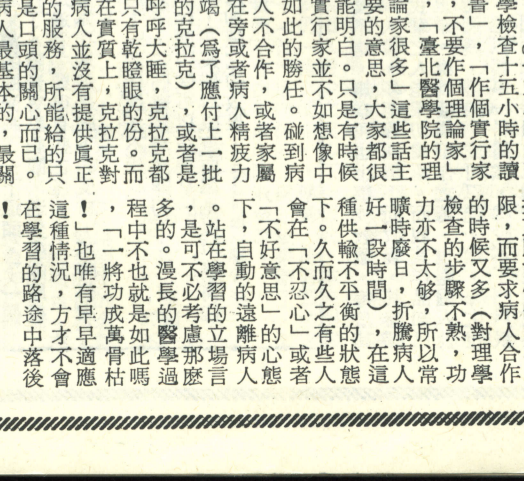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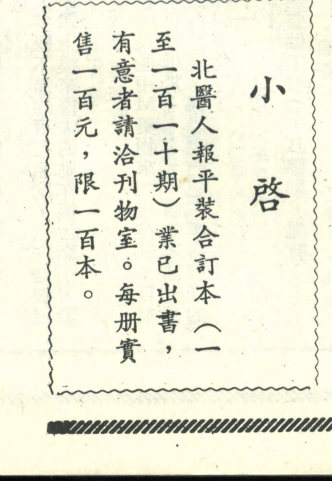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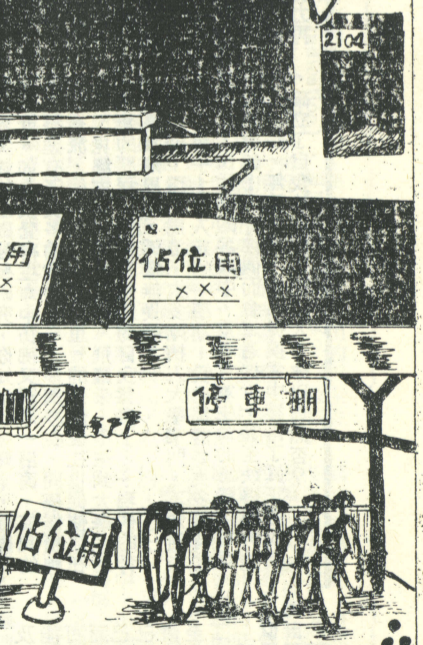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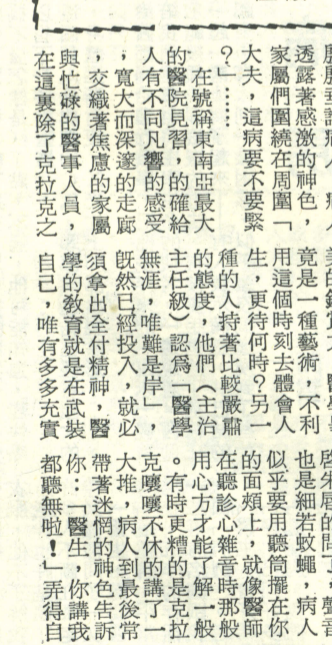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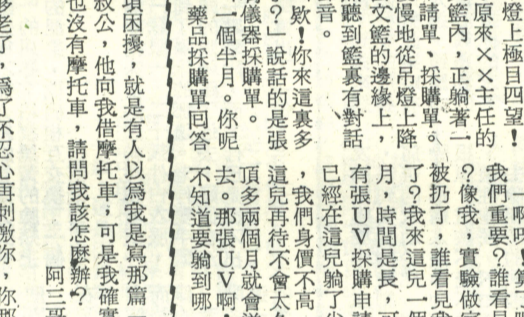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大嬸婆信箱

「我有一項困擾，就是有人以為我是寫那篇「買車記」的九叔公，他向我借摩托車，可是我確實不是九叔公，也沒有摩托車，請問我該怎麼辦？」

阿三哥

克拉克見聞錄

「啊呀！算了！我們重要？誰看見了？像我，實驗做完了，被扔了，誰看見我們了？我來這兒一個月，時間是長，可是有張UV採購單，已經在這兒兜了半年，我們身價不高，在這兒再待不會太久，頂多兩個月就會送出去。那張UV啊！還不知道要輪到哪一年

八叔公

「我記得我們當髮型設計師時，不應局限於我們本身所學，應把觸角向各方面伸展。像最近我們的公會就準備與服裝公會、擦鞋公會，成立「人體藝術協會」，準備設置一個聯合門診，提供從頭到腳的服務。

「我們髮型設計師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常會頭痛，沒有把顧客當成一個人的整體。大多數人只有局部分解的概念，沒有整體組合的能力。要知道，按照「腫脹」的定義，就是人體組織、器官的異常增生。而頭髮異常增生，就是「髮癩」，有髮癩的人求助於你，你必須以你的愛心為他解決問題。雖然我走的是「頭顱外科」，但我必須強調解決方式，「你們比較一下，

小啓

北醫人報平裝合訂本（一至一百一十期）業已出書，有意者請洽刊物室。每冊實售一百元，限一百本。

